惑

每伏書案，望著窗外雲捲雲舒，總不由得思索：宇宙瀰瀰如許，何以獨此一星球能孕育文明？

每望庭園裡的植物一日一日地茁壯，我惑——隨著光陰消逝莊苒，我一天一天的長大，所背負的責任卻是沉甸甸地累壓在心梢。

於是，我學會了嘆息。像在那塵埃私塾裡的先生晃頭晃腦地來回踱步，嘆生命、嘆悲喜、嘆世俗的「過」與「不過」。我總以為這十八稔的生命負載了太多的疑惑。聖人的話語是金玉良句，但為何它們卻又常常彼此矛盾？所謂「滿招損、謙受益」，但謙虛過了頭卻迎來「消極、懦弱」之訾議。我惑——惑為何謹守「常保赤子之心」之訓卻時常得忍受爾虞我詐的社會戾氣？而為何「大人」與「小孩」就像決斷的二分線，好不容易兩線交集在一點，卻又是自以為的唯一解。

在高三這一年，我心中的疑惑就像鳳仙花的種子，有觸碰的媒介即刻地爆裂。我疑惑是否在「升學」的框架下，「夢想」會迷失了方向。當社會景氣在媒體的渲染下，人心惶惶，人們開始質疑自己，開始停止了翱翔的勇氣，開始一窩蜂地往那心中以為的「至理」前進，我迷惑是否人過到困頓時，就會認為這就是最壞的時代，開始變得情緒化而武斷，卻忘了歷史的本身，甚或人類生存的本身就是一連串的循環呢？而「司馬李生論卜」一文中的卜者必又會反駁我「循環論」的說法，直以為人不應以宿命論的一起一伏而忘卻了自身所能改變的那一環！

於是啊於是，「惑」是生命的一種持續，有惑始能有解，無盡的惑使生命有了招尋的使命，而當有一日，如如如般的「不惑」完成了，我們的生命就真正臻於圓融了。

「惑」是積極，「惑」是志士仁人將社會帶往完美境地的最原始的動力。